



普利策奖获得者纪实文学作品

战场归来

[美] 大卫·芬克尔 David Finkel 著

钟鹰翔 译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



战场归来

[美] 大卫·芬克尔 David Finkel 著

钟鹰翔 译

F112.55
63

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by David Finkel

Copyright © 2013 by David Finkel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rah Crichton Books, an imprint of Farrar, Straus and
Giroux, LLC, New York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重庆出版集团·重庆出版社

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。

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抄袭、节录或翻印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版贸核渝字(2013)第33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场归来/(美)大卫·芬克尔著;钟鹰翔译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
2018.7

ISBN 978-7-229-13008-4

I. ①感… II. ①大… ②钟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08899号

战场归来

ZHANCHANG GUILAI

[美]大卫·芬克尔 著 钟鹰翔 译

责任编辑:肖化化 刘 喆

责任校对:杨 婧

封面设计:何海林

版式设计: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20mm×1 000mm 1/16 印张:17 字数:285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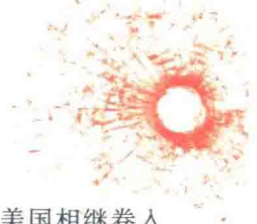
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3008-4

定价:4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2001 年和 2003 年，美国相继卷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。无数记者深入前线，为我们带来了战场上的第一手报道。不过，对战争造成士兵心理创伤的反思作品，最有影响的当数大卫·芬克尔的《好士兵》和《战场归来》。

《好士兵》讲述美军 2-16 步兵营在伊拉克度过的艰难的十五个月；《战场归来》则记录美军 2-16 步兵营的士兵们离开战场，回到家乡后，希望摆脱战争带来的各种伤痛时，他们经历的痛苦、愤怒、彷徨、绝望。

大卫·芬克尔

David Finkel

生于 1955 年，美国著名记者。
1977 年毕业于佛罗里达大学，获广播专业学士学位，此后一直在《华盛顿邮报》工作。他多次前往科索沃、阿富汗和伊拉克前线进行战地报道。

主要作品

《好士兵》(*The Good Soldiers*)

《战场归来》(*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*)

主要奖项

2001 罗伯特·肯尼迪新闻奖

2006 普利策奖

2010 卢卡斯图书奖

2013 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非虚构类入围奖

责任编辑：肖化化 刘 喆

封面设计：何海林



致 菲利浦·比克曼

谢谢你给我上的这一课,让我感知被摧毁的滋味,也让我了解康复的意义。

献给 伊丽莎白·海伦·希尔

谢谢你的信任和许可,谢谢你同意披露整个事件。

鸣 谢

首先,感谢报道中出现的各位人物。谢谢他们的信任。

同时,我要向下列各位、各组织表示谢意,谢谢他们的慷慨、信任和支持。

谢谢萨拉·克里奇顿出版社的各位编辑。

谢谢我的文献助理梅兰尼·杰克逊,没有她,本书无法完成。

谢谢《华盛顿邮报》的各位同仁。

谢谢美国新安全中心的各位专家。

谢谢麦克阿瑟基金会。

谢谢各位作家朋友。尤其对凯瑟琳·布沃致以特别的谢意。

谢谢茱莉亚,谢谢劳伦,谢谢乔恩,谢谢亚当。

丽萨,尤其要感谢你。

作品材料来源声明

本书为非虚构类新闻作品。书中具名人物均系自愿参与报道,并授权作者在著作中披露全部报道内容。由于涉及性犯罪,作者隐去了其中一个家庭及其成员的姓名。同时,作者曾与军方进行沟通。因此,作者决定隐去自杀研讨小组会议(Suicide Senior Review Group)上提及的大部分自杀者的姓名。除非获得自杀者家人的同意,作者将避免提及或披露这些自杀者的姓名和家庭情况。本书大部分材料得自作者的采访记录,一小部分场景、会话、细节来自其他采访报道、军队记录、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材料、法庭实录、911应急电话录音、历史资料、照片、影音资料、个人书信、电子邮件、短信、参与者个人日记。本书原始资料来自作者于2010年1月至2011年9月间在堪萨斯、华盛顿特区、五角大楼、科罗拉多、明尼苏达、爱荷华和加利福尼亚多地的辗转采访记录。部分记录取材于作者于2007年4月至2008年4月间在伊拉克巴格达的采访记录。

前言

你可以从他慌乱的眼眸里发现这种东西，也可以从他颤抖的双手上找出它的踪迹。同时，它还存在于房间里那三个小药瓶之中：其中一个能够稳定他紊乱的心率，另一个可以减轻他的焦虑，还有一个的作用则是驱除噩梦。这种东西还被写进了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保护——一团原子弹爆炸引发的火球，配上“去×的伊拉克”几个大字。自打来到这里，他就一直坚持记日记。那当中也有它的身影。

2月22日，他的第一篇日记写道：

“今天没什么大事。我去了洗衣店，同时，我们一班人领到了自己的TAT盒子。凌晨2点30分，我们遭到迫击炮袭击，不过没有敌人接近。我们在伊拉克，在鲁斯塔米亚前线作战基地。基地很棒，食堂不错，其他设施也很好。不过，今天还有一堆狗屁倒灶的东西要处理。嗯，记录如上。”

10月16日，他写下离开之前的最后一篇日记：

“我彻底失望了，我觉得自己要完了，大限将近。除了黑暗，眼前没有其他东西。”

就这样，他的战斗任务结束了。还有几小时就要离开，行装已打点好，武器



亚当·舒曼度过自己在伊拉克的最后一天。



已经上交，四周戒备森严，他等待着直升机的到来。它将载着他飞走，带他回到妻子身边。刚刚，妻子在电话里对他说：“我害怕，怕你会做些什么。”

“你知道我绝不会干什么伤害你的事。”说罢，他挂了电话，在基地里游荡了一番，理了发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这时，他突然想起：“万一她是对的，该怎么办？如果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疯发狂，又该怎么办？”

想到这里，他感觉恶心。现在，他心中的每一个念头都让自己万分厌倦。

“一千天下来，就像‘土拨鼠日’，天天重复一样的生活。天气热，环境臭，语言陌生，没有一点甜蜜的回忆，全是苦不堪言。”他这样描述道。他还记得行动开始的那段时间，一切都是那样的不一样。“就好像看了一场这辈子最精彩的电影，还坐在最前排。”他还记得自己第二次出任务遇上的那次枪战。“感觉真好。对方每朝我打一枪，我都感觉自己特别性感。”但是，这种感觉变了，而变化就发生在不久之后。“我钻进悍马军车，飞快逃离现场。心脏怦怦乱跳，几乎弹出喉咙。”他说。那只是噩梦的开始。很快，就发生了埃默里的那次事故，而克罗的死紧接而至。然后，他遇上了连环爆炸袭击。又过了不久，一颗子弹险些打穿了他的大腿。再后来不久，多斯特命丧黄泉。从此后，他彻夜难眠，一直思忖着：“该死的，我怎么还困在这儿。这个乱七八糟的鬼地方。”慢慢地，这种想法变成了：“今天我会不会死掉啊？”又过一段时间后，他总在思考：“没关系，我应付得来。”最后，他认为：“管他的。能干掉多少我就干掉多少，直到他们把我干掉。”

“我他×的豁出去了。”他心下念叨，“末日，来吧，越早越好。不管是被人打死，还是我自行了断。”

这些心思，别人并不知道，有点让人吃惊。它们一直困扰着他，让他心跳猛烈、呼吸急促、手心冒汗、眼神迷乱。但是，在其他人的眼中，这是一名杰出的军人。他一如既往地优秀，从不会口出怨言，总是勇于背负那些负伤流血的战友。有一次，车队出征，他突然提出，希望每次出任务的时候都坐到领航车的前排右座。当时，大家都认为，这是一位军中领袖的勇敢行为，而不是他一心求死的举动。

曾经,他是一名杰出的军人。不过,一天,他来到医务中心,走进那个门口标着“战场压力”的房间。当时,他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。现在,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。

在直升机上,他想起了心理治疗室里的场景。当时,医生告诉他:“你这么有名,接下来,其他的士兵肯定愿意来接受治疗。”

“这让我心里很舒服。”他说。他又想到,那以前的一天,他唤来一名手下,准备集合全班士兵。那时候,他的心情还很糟糕。

“我们有什么任务吗?”手下问道。

“没有,只是集合而已。”他回答。

全班人都来到了他的房间。关上房门,他宣布,自己第二天就要离职。而且,他还将难言之隐向手下和盘托出:自己的离开是因为心理疾病。他告诉他们:“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。我只清楚自己感觉不好。”

一阵沉默过去,某位士兵发话:“那么,要休息多久?”

“不知道。”他说,“可能不回来了。”

士兵们聚到他身边,和他握手。大家搂着他的胳膊,拍打他的后背,就像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,他们要向他告别。

“自己保重!”一个士兵说。

“咱们喝一杯吧。”另一个提议道。

那时,他心头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负罪感。

离开的那天早上,正是部队出任务的时候。大家都消失了,他一个人被抛在营地,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。孤零零地呆站了一会儿,他向自己的宿舍走去。回屋之后,他打开空调,把制冷功能调到最高。室内温度太低,他冻得浑身发抖,不得不披上衣服御寒。他收拾好自己的药品,却没有动那一堆牛肉干、奶酪汉堡和香烟。那是同伴留给他的礼物,旁边还有他们的留言条“别客气”。不过,他知道,自己不该带走这些东西。

终于,该出发登机了。他走下楼梯,向大厅出发。关于他的那些消息,已经传遍了整个连队。一个士兵发现了他,于是上前搭话:“我要去大便,正好可以陪

你走到屎坑那边。”这，就是他的临别赠言。因为，他的军旅生涯行将结束，而这么一番话也是他听到的最后一句来自战友的问候。

走过前线作战基地，他的胃部开始疼痛起来。由此，他觉得有些恶心。停机坪上，战友们已经列好队准备登机。飞机来了，大家鱼贯而上，而他却被拒在门外。对此，他有些困惑。

“你是下一班飞机。”有人这样对他解释。过了几分钟，他的那一班飞机到了。飞机的侧部有着一个大大的红十字，原来是运送伤员和死者的专机。哦，对了，这才是他的飞机。



因为他，亚当·舒曼，就是一个伤员、一名“死者”。

两年过去后的一天,亚当之失手,怀中的婴儿掉在地上。

这个婴儿,也就是他的儿子,出生才刚刚四天。出事的时候,亚当正在家里。这处居所被他看作世界上最宁静的所在。屋外的堪萨斯州已经进入十一月下旬。虽然是凌晨三点,屋内却仍然亮着灯光,四下洋溢着新生儿散发出的温暖。几分钟前,他的妻子萨斯基亚,美丽的萨斯基亚,刚刚问丈夫,能不能代为照看一下小宝宝。她实在有些累,需要打个盹儿。“我知道了,”他回答道,“我来吧,你休息一会儿。”于是,她在双人床中间蜷身躺下。睡去之前,萨斯基亚朝亚当投去一瞥,发现他躺在床沿一边,背靠着床头板,臂弯中卧着他们的儿子,脸上充斥着笑意。这个历经磨难的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,仿佛终于获得了幸福。看到这幅场景,萨斯基亚放心地合上了双眼。很快,亚当也沉入梦乡。他的怀抱因而不松,小宝宝顺势滑落下去,飞出床外。那是多么安宁的一刻:婴儿在空中飞、亚当和妻子则在床上睡。没人发觉事故的临近,孩子距离地面只有几英寸之远。很快,“噼啪”的脆声打破了平静,随后则传来一声重击声。事情发生了。

孩子坠地的响动并不大,但足够惊醒梦中人。萨斯基亚第一个听到了动静。她醒过来,发现亚当双眼紧闭、双臂中空无一物。她的丈夫睡得很香,直到他听到一声尖叫骤然响起。同时,他感到萨斯基亚正从他身上急急忙忙爬过,她的手肘和膝盖把自己碰得生疼。于是,他也醒了。刚才,他还告诉妻子,自己不用睡觉。一两秒钟之后,亚当才发现自己干的好事。



回家后的亚当·舒曼

他什么都没有说。他实在也无话可说。他很后悔,如今的他时时刻刻都在悔恨。

自打从战场上回到家里,悔意就一直笼罩着亚当。他一言不发,眼见着妻子扑向他们的儿子。他只是盯着她,希望她能转眼望一下自己。他特别期待她的原谅。但是,她却沒有。孩子哭了,萨斯基亚将他一把抱起。随后她披上外衣,走出了卧室。亚当呆坐在黑暗中,聆听隔壁飘过的声音,妻子正在那边哄着孩子。过了一阵,亚当来到屋外,坐进自己的皮卡小货车。他抽出一把猎枪架好,让枪口迎向自己的脸。就这样,他发动汽车,驶离现场。屋内,萨斯基亚努力地回忆着什么。她想起了那两个声音,一点轻响,伴着一声重击。后者显然是婴儿坠地所致。感谢上帝,那张地毯虽然难看,但却救了孩子一命。但是,那声“噼啪”又是怎么回事?是什么东西碰到床沿?或者撞上了床头的小柜子?

这个宝宝的命真大。此刻,他呼吸均匀,浑身上下甚至没有一点儿伤处,看上去一切完好。这怎么可能呢?也许是孩子天生就有好运气吧。萨斯基亚在儿子身边躺了一阵,便站起身来走出屋去。她拿回一个塑料瓶,盛满了水。随后,萨斯基亚举起那个瓶子,顺着床沿将它砸向地板。她想要分辨,那一声轻响到底来自哪里。

塑料瓶,不对。于是,她又拿出一双厚重的鞋,举起,砸下,看着它们触地又弹起来。还是不对。

她发现了一个篮球,举起,抛出去。仍然不对。

她又摸出一个水壶,注满液体。水壶沉甸甸的,好像一个婴儿。此时此刻,亚当开车飞驰在公路上,他一直惦记着脑袋边的猎枪。家中,她还在不断地尝试。不对,不对,不对,不对,她几乎把手边的一切都试了一遍,统统不对。

两年了,他如今二十八岁,体重恢复了不少。刚刚回到家的那一阵,杰出的军人、陆军中士亚当·舒曼瘦了很多,形容十分枯槁。现在,增重二十五磅(1磅≈0.454千克)之后,他又成了一条壮汉。至少在外表上,他再次结实了起来。至于内心,却仍然憔悴得好像才走下战场。战友埃默里的尸体似乎还挂在他的背

上。埃默里头部中枪，血从伤处流下，直到现在仿佛还在不断地涌进他的嘴巴。他最亲密的伙伴多斯特，被一枚突如其来的路边炸弹撕得粉碎。这幅场景在他的记忆里不断上演，一遍又一遍。那一次，他本应该也在场。多斯特死后，另一名战友告诉他：“如果当时你也在，这种烂事肯定不会发生。”作为士兵，这席话本是出于赞誉——亚当的眼力最好，最隐蔽的炸弹也逃不过他的眼睛，每个人都指望亚当——但是，在亚当听来，无论是当时听到，还是现在回味，意思完全不一样。每个字都像一枚手榴弹，可以把他炸得粉身碎骨。都是他的错，都是他的错。负罪感是如此深沉，他几乎无法脱身。一直以来，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好人。他深孚众望，他广受信任，他聪明、正派，他可敬、敏锐，他就是他。现在呢？“我觉得，自己毁了，全毁了。”亚当说。

“他还是个好人。”萨斯基亚评价说，“不过，他是个被毁了的好人。”

萨斯基亚的话，说明她还抱着希望。有些时候，她希望他能够复原如初，变回战争发生前的模样。但，这不是他的原因，他没有错。他并不是不想康复，他迫切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复原。很多时候，这就像他的墓志铭。当然，墓志铭不是专为他而撰写，所有参战的士兵，莫不如此——全排30人，全连120人，全营区里的800人——回家后，他们的生活都毁了，破损程度各有不同。那些表面上完好无事的人，也有同感。亚当的一位战友曾说：“每一个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都有一个心魔相伴，需要努力才能驱除。”

另一名战友则表示：“我确信自己需要帮助。”两年来，他一直遭受夜间盗汗、惊恐发作的困扰。

“我总是做噩梦，而且心烦、易怒。每到公共场合，我都很不安。我必须了解在场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，才能放心。”一名士兵说。

“我长期抑郁，而且总做噩梦，梦见自己的牙齿掉得一颗不剩。”一名士兵称。

“我被袭击了，就在家里被袭击了。”一名士兵表示，“当时，我正在家中，伊拉克人找上门来，袭击了我。不过，那只是一个噩梦。”

“两年了，他一直殴打我。”一名士兵的妻子说，“我的头发被抓掉了不少，脸上还有一块伤疤，那是他咬的。上周六，他朝我大吼大叫，说我是个臭婊子。因为家